

杨家将后传

黄秉刚口述

熙明整理

杨世瀚出世

杨家将后传

杨世瀚出世

YangjiajiangHouzhuhan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 销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照排中心电子排版

沈阳市第二印 刷厂 印刷

字数：29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119

责任编辑：耿瑛 楠 图：李德庆

封面设计：志远 责任校对：王 强

ISBN 7-5313-0060-5/1·57

统一书号：10158·1153 定价：2.05元

内 容 提 要

杨世瀚是传说中杨家将第七代英雄。本书上接《小五虎演义》；下接《杨金豹》。

宋神宗时，杨怀玉之子杨世瀚打死登门寻衅的少王赵定国。逃出家门，更名花昆，二次学艺，结识了清风山绿林好汉魏化等人。

时逢北国兴兵反宋，安乐群王慈云奉旨来招安魏化，昌王凌云误中北国奸细陆全忠、鲁玲借刀杀人之计，加害慈云等人，杨世瀚助正压邪，救忠良、战贼寇，夺金牌、闯重围，威名大震。汝南王郑世雄怒打昌王凌云，凌云回京后，诬告慈云、郑世雄二王谋反，神宗误听谗言，欲杀二王。群英劫法场大闹京城，杨世瀚力战番将洪飞龙。陆全忠阴谋败露，杀死昌王凌云，冲入宫中。杨怀玉救驾，得女将陆云娘之助，拿住奸细鲁玲，真相大白。

本社计划出版《全部杨家将》，包括杨门十代英雄，其他几集将陆续出书。

编 辑 例 言

一、辽宁评书，历史悠久，名家辈出，书目繁多。据初步调查，传统评书有百部左右。按其题材内容，大体可分为“袍带”（讲史），“短打”（公案侠义）和神话三类。前一类多数内容较好，后两类中也有少数内容健康的书目。诸如歌颂爱国主义、反映农民起义、描写忠奸斗争以及表现正义战胜邪恶等等。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为评书演员提供优秀书目和为曲艺及俗文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我们编辑了这套《传统评书新编丛书》。

二、这套丛书，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择优整理出版。在同一书目中，尽可能以擅长说此书的著名艺人的优秀底本加以整理。选稿标准是：思想内容好，有艺术特色。对于著名艺人的独家书予以优先安排，以免失传。影响大的系列评书，尽可能配套出齐。为避免重复，凡外地已有书目，除省内别本确有特色者外，均不出版。

三、这套丛书，遵循“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其谬误，补其不足。既保留口头文学的艺术特点，又加强评书作品的文学性，使之成为可说可读的通俗文学。

四、凡近年已经出版的优秀传统评书，修订再版时一并收入本丛书。预计三年内将辽宁优秀传统书目出齐。

本丛书不当之处，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回	访杨府居心叵测 闹比武自食恶果.....	(1)
第二回	别亲人避祸逃外 遇高僧落难复生.....	(11)
第三回	叙世交互吐真情 奉师命赴京应召.....	(21)
第四回	住客店结识好汉 感恩情倾诉衷肠.....	(30)
第五回	为讨马险遭不幸 见危急飞马而出.....	(40)
第六回	传圣旨招安魏化 扮山贼追踪慈云.....	(51)
第七回	救千岁引见士瀚 保王爷依赖庄主.....	(61)
第八回	假山贼庄外逞凶 旧相识阵前巧遇.....	(74)
第九回	清风镇慈云脱险 清风寨英雄聚会.....	(86)
第十回	拿花昆韩荣献计 夺金牌众将比武.....	(97)
第十一回	陆云彪连胜六将 杨士瀚锤镇群雄.....	(108)
第十二回	破重围又逢高手 中奸计幸遇云娘.....	(118)

第十三回	忍辱负重育儿女 了却心愿寻短见	(128)
第十四回	陆云娘倒反辕营 汝南王怒打凌云	(140)
第五回	众忠良兵伐汴梁 小夫妻火海脱险	(151)
第十六回	追矬子母子相遇 寻仇敌先后赴京	(163)
第十七回	进汴梁猛熊闹事 遭诬陷王爷被绑	(173)
第十八回	救王爷怀玉上殿 抢法场众将围宫	(186)
第十九回	逼皇上容赦王爷 施压力兵困城下	(197)
第二十回	陆云彪力胜老将 杨士瀚阵前显威	(207)
第二十一回	王文弼巧设圈套 陈太后城下解围	(217)
第二十二回	南清官兵将赴会 逍遥亭父子重逢	(227)
第二十三回	不听邪暗自讨敌 识大体力排是非	(237)
第二十四回	碧空登门献良策 世瀚月下学绝招	(247)
第二十五回	分上下番贼卖狂 决胜负小将挫敌	(258)

- 第二十六回 施毒计图穷匕见
显高才引蛇出洞 (268)
- 第二十七回 救圣驾功高日月
审鲁玲真相大白 (279)

第一回 访杨府居心叵测

闹比武自食恶果

这部书，说的是大宋朝杨家将的第七代子孙——杨士瀚，赴京应召，会战北国番将洪飞龙，免遭割地之辱的故事。

话说宋朝六帝神宗年间，赵顼在位，有一天，杨士瀚的父亲——太平王杨怀玉，正在府中书房阅读兵书，忽然家将来报：“启禀王爷，皇上的御弟昌王殿下，过府前来拜见。”

“啊！昌王殿下！”杨怀玉不由心中一惊：我与他素无来往，他来干什么？

书中交待：六帝神宗有两个弟弟，二弟名叫凌云，官拜昌王，三弟名叫慈云，官拜乐安群王。他俩和皇上都是骨肉同胞，但他俩的为人和对皇上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昌王凌云，为人奸诈，飞扬跋扈，骄奢横肆，一心想谋朝篡位；乐安群王慈云，为人忠厚，大仁大义，胸藏锦绣，一心扶主兴邦。满朝文武群臣均爱戴乐安群王，十分厌恶昌王。

今天，昌王凌云突然来访杨府，杨怀玉心中暗想：凌云前来，必无好事，不过此人，得罪不起，不能不见，只能以礼相待，多加戒备，见机行事。想到这，杨怀玉站起身形：“那，赶紧准备，待我迎接。”

杨怀玉与家将来到府门，一瞧：外边有二百多卫队，执事排开，正中间站立三匹马，马上坐着三个人，为首的是昌王凌云，只见他头戴王帽，身穿蟒袍，面似紫玉，额下微有须髯，看年纪，也就是三十多岁。他左边那个人，面似枣红，翻鼻孔，三角眼，一脸横丝肉，头戴大叶子将巾，身穿一套软靠，肋下佩剑。昌王右边那个人，年轻，也就是十五、六岁，膀大腰圆，面似黑锅底，蒜头鼻子，大嘴岔子，满脸都是黑毛，那个难看！可他的穿戴却很讲究：头戴太子金冠，身穿锦绣龙袍，腰系一条丝鸾硬带，下衬紫红缎子兜裆滚裤，足登薄底快靴，这真是美丑不调！

杨怀玉看罢，忙向昌王凌云躬身施礼，说：“今天昌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凌云和那两个人，甩镫下马，凌云一抱拳说：“孤王冒昧来访，打扰了！打扰了！”然后把那位红脸的介绍给杨怀玉，说：“这是我手下的大将，叫陆全忠。”又指那位黑脸的，说：“这是我的儿子，大少王，叫赵定国，人送外号野金刚！”相互见了礼，杨怀玉一摆手，说：“请到府内坐吧！请——”

几个人来到客堂，落坐，家将献上茶，杨怀玉便开门见山问道：“不知昌王殿下光临敝舍有何见教？”

“唉，谈何见教，你杨家为保卫大宋江山，南征北战，功高日月，孤家本该早来过府致意；一来道谢，二来听听太平王前些年战胜西夏的英雄事迹，开开耳界，三来嘛……”说到这里，话没往下再说。

凌云望望杨怀玉，又瞧瞧他那满臉长黑毛的儿子赵定国。这时，陆全忠在一旁向凌云直使眼色，意思是让他说下去。

杨怀玉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了，什么一是道谢，二是开开耳界，看来这没说出来的三，才是真正的来意。

“这三嘛……”凌云欲说尚未说出，他儿子沉不住气了：“父亲，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说嘛。”

凌云一听，瞅了瞅陆全忠，陆全忠点了点头。

凌云说道：“杨兄啊，我这儿子定国，自幼就好习武练拳，为此，访高友，拜名师，几年来总算学到一点真功夫，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杨家将，能征善战，武艺高强，可以说，咱宋朝南五北四个省，上自八十几岁的老叟，下至几岁的儿童，无人不晓，尽人皆知，真乃赫赫有名！这三嘛，就是我几久慕杨家将的高超武功，想来跟你学上几手，在你面前踢踢腿，打打拳，练一套武功，请你指教指教！”

杨怀玉一听连说：“岂敢！岂敢！过奖了！”心想：皇上的亲侄，皇家的眼珠，找上门来要练一套武功，让我看一看，按说，这是高抬我了！可这事，看来不是这样简单，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得拭目以待。不过，不管怎样，昌王凌云的话，既已说出口，不照办也不好。也罢，想到这，杨怀玉抱腕当胸，说：“既然大少王练一套拳，让我杨家开开眼界，那就请到演武厅吧！”

几个人来到演武厅。

演武厅宽敞、明亮。靠东墙里边放着一个兵刃架子，上边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链、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般武器。太平王杨怀玉、昌王凌云和陆全忠，走至里面落了座。老杨家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来看练拳的也陆续来了五、六十人。大少王赵定国脱下锦绣龙袍，紧了紧上衣下裤，大摇大摆，走到大厅中间。

赵定国定身形往四周看了看，心想：还行，来瞧的人不少，

活该我今天露脸，让老杨家看看我野金刚的武功，是不是高于他们。只见他，架势一拉，拳一抡，腿一踢，什么“插花盖顶”，什么“飞腿连环”，什么“白蛇吐芯”，什么“凤凰展翅”，一招一招，变化无穷！大家一看，知道他练的是八卦拳，暗暗点头，心里话：这大少王还真有两下子。

书中暗表：赵定国这人，天生的力气大，傻乎乎的，长了一身象皮，皮厚的拿针扎一下，都不知道疼，用刀拉一道口，也不冒血，他长的是一身象皮。前几年，他拜北方泥雷国来的一个老道名叫鲁玲的为师，学了几年武艺，有点功夫。但赵定国这人浅薄得很，学了点功夫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赵定国这次来杨府卖弄武艺，正是由于他浅薄、自负，被奸细所利用，中了诡计，他还蒙在鼓里呢。

赵定国练完一套拳，拳脚一收，面带傲气，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地扫了一下四周，说：“怎么样，你们敢下来跟我比试比试吗？”

凌云看了一眼杨怀玉，装模作样地说：“我儿，休要猖狂！杨家将哪个不比你强！”

“强！强中还有强中手！光说强不行，那得较量较量！”赵定国这小子还来劲了。

杨怀玉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是成心来闹事，刚才说，他练练功，让我看一看，还说什么让我指教指教，怎么打一套拳的工夫就变了！忙说：“少王爷，我们有言在先，只是看你练拳，没说比武啊！昌王殿下，您看让少王爷下去休息吧。”

还没等凌云答话，赵定国这小子又说话了：“刚才是刚才，现在我就要和你们比武，不敢比，你就说不敢比，少说废话！”

“我儿不得无礼！啊，太平王殿下，少王定国目空四海，眼

中无人，我早有察觉，他既然要和你们杨家比试比试，也好嘛，你们就帮我管教管教他，这也是我来府上的一番心意呢。”这个居心叵测的凌云，其来意不打自招了。

“哎呀，昌王殿下，那可使不得！”杨怀玉这时已看出他们的险恶用心。心里话：与皇家少王比武，这个武可怎么个比法？败了，有失我杨家的名声；胜了，这大少王能善罢甘休吗？—还不得和我杨家拼命！这个武，不能比。

书中暗表：杨怀玉不愧是久经杀场的名将，真看对了。赵定国要比武，凌云纵容他儿子比武，很明显，他们这是找茬儿、闹事儿、不怀好意。但比他俩更坏的是陆全忠。陆全忠其人，是北方泥雷国买通的奸细，这次来比武就是他出的主意。奸细出的主意可想而知，能不别有用心吗？那时候，北方泥雷国的国王左天顺趁中原朝廷改革与保守两派斗争激烈之机，欲派人赴汴梁要求割地，索取河东黄嵬七百里土地。左天顺在北方联合了大小十八国，聚集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扬言如不割地，即进兵中原。与此同时，左天顺还密令奸细加紧活动，想方设法从中原内部除掉饶勇无敌的杨怀玉。因为不除掉杨怀玉，北国兵犯中原就难以取胜。陆全忠接到密令后，正在绞尽脑汁，琢磨如何下手之时，赶巧，这一天，他在昌王府的后花园中，看到大少王赵定国在习武练拳，他喊了一声好，只见赵定国乐得鼻孔朝天，飘飘然，有点晕了！陆全忠一看这小子这副自负的神气，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鬼招儿。就是他教昌王和赵定国到老杨家去登门造访，表面上说，是去拜访求教，实际上是去找茬儿，比武。看老杨家如何处理？老杨家敢比也好，不敢比也好，胜也好，败也好，都不会有何便宜。说不定，还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哼！……

他越想越得意，知道凌云有野心想篡皇位，很忌恨忠君无二的杨怀玉。他认为他的这个主意，昌王和赵定国一定会赞同。于是他到前厅跟昌王凌云就如此这般说出了他的鬼点子。凌云一听连连点头，说：“好，就这么办。”第二天，他们仨真的来到杨府，让赵定国找茬儿，非要比武不可。

杨怀玉识破了他们的居心，这个武，怎么能比？

陆全忠在旁一看，心想：嗯，是火上浇油的时候了，忙说：“启禀昌王殿下，太平王不便比武，请杨家小将出来比试一番，也就是了。”听起来，他好象是在给杨怀玉下台阶，实际是在“将军”。

凌云翻了翻眼珠子，一想，说：“是了，陆将军言之有理。啊，太平王殿下，就令贵子出来与我儿较量较量吧。”

杨怀忠心想：陆全忠，你这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坏种！你让我家小将出来，他们都是年轻人，比起武来，谁能让谁，如果谁不慎把谁伤了，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罢，我说几句好话，看看他能不能高抬贵手？忙说：“这更使不得了！大少王武艺出众，我家小儿，那是望尘莫及，不要比了，不要比了！”

赵定国这小子一听，他不知道人家那是谦虚，不和他比，是怕闹出事来。他误以为是他本事高，人家怕他了！他神乎其神地微微一笑，把嘴一撇，冲大伙点了点头：“你们这帮人，哪个敢过来接接我的拳，跟我过过招！啊——”

杨家众人闻听，气得个个双眉紧皱，摩拳擦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多少人想冲过去和他较量较量，只差杨怀玉没有下令。

赵定国见没人过来，更猖狂了，指名道姓，叫起号来：“唉，我听人说杨怀玉的两个儿子杨士奎、杨士亮都是跟随杨

怀玉征平西夏的上将，你们俩哪个敢过来？啊！哪个敢过来？”

这时，杨士奎在人群中，实在压不住火了，一喊：“我杨士奎来了！”喊声刚落，人也到了大厅中间。杨士奎心想：好小子，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杨家小将的厉害！

杨怀玉见儿子出来了，也没阻拦，因为他也早就压不住火了，只说：“儿啊，你要多加小心，你跟少王殿下比试较量，可千万不要失手啊！”这话外之意，就是说你俩分个胜败就行，可不要把他打伤了，如果伤了，皇家一翻脸，那可不好办。

“孩儿遵命！”杨士奎转身冲赵定国一抱拳：“少王殿下，请—”

赵定国这小子，摆拳奔杨士奎面门就打，杨士奎一闪，左手在赵定国面前一摇，来了一个“一面花”。赵定国左闪右跳，脚一沾地，两腿飞起，冲杨士奎便是一阵“连环腿”。这两个人，你一招，我一招，打了十几个照面，杨士奎有点进不去招了。老杨家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一瞧，心里话：这可坏了，少帅杨士奎不是赵定国的对手，这要败了，岂不灭了我杨家的锐气？大伙儿挺着急。再看杨士奎的拳脚已经有些慌乱，眼看着就要败给赵定国，就在这危急之时，只见有人在大厅的门前喊了一声：“大哥！请闪在一旁，让我会会这位大少王。”杨士奎一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众人扭头一瞧，从门外纵身蹿进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头戴武生公子巾，身穿武生公子氅，面如美玉，白中透粉，粉中透亮，细长眉，两眼闪闪发光，长的英俊、漂亮！这人是谁？非是别人，正是这部书要说的主要人物，杨怀玉的三儿子，小将杨士瀚。

杨士瀚怎么才来？因为他住在后院，平常不大到前院。这

里发生的一切，才从家将那里得知，故迟来了一步。

杨士瀚来与赵定国比武，老杨家有些人还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心里话：土奎都不行，你这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艺，虽然略知一二，跟父亲、母亲、哥哥们也学了一些，但你整天竟是看书、吟诗、作画，那点武功与赵定国比武，这不是自不量力，自找苦头吗？这些人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杨士瀚三年前是这样，眼下变样了。不过由于杨士瀚为人一贯是内向，不爱外露，所以有些人还不知道。当然他的父亲杨怀玉、母亲花玉媒、陈玉霞和他的两个哥哥杨士奎、杨士亮是知道的。那就是：三年前杨士瀚去西岳华山许愿烧香，曾在那里住过一年，这中间，拜过一位叫陈抟的出家道士为师，那位道士是世外高人，传授给杨士瀚一些武功高招，加上杨士瀚天资过人，勤学苦练，他的功底，近几年可以说是日益高强。当他听到家将学说赵定国如何藐视杨家之时，气的他，二话没说，径直奔演武厅而来。不曾想，刚走到大厅门前，见杨士奎即将招架不住，故高喊了一声。杨士瀚心想：我杨家为你赵家大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凭白无故地来找茬儿比武，还藐视我们，这要不和你分个上下，你也不知道我杨家的厉害！他这样想着，来到赵定国对面往那儿一站，说：“少王殿下，我杨士瀚和你比试比试！”

赵定国一看笑了，他见杨士瀚是个小白脸，象个姑娘，一脸书生气，便取笑地说：“哎哟，你这个小白脸，也敢和我来比武，你这是小小儿郎吃砒霜——不想活了。”

“住嘴！你休要胡说八道，君子比武不斗口！看拳！”杨士瀚纵身起拳，左手虚晃，右手拳头照赵定国的胸膛，就来了个“黑虎掏心”。赵定国身子一侧，起右手一架，手一切，来了个“推

山入海”。这真是你进一招，他还一招，一招紧似一招，他俩是龙争虎斗，各显其能。常言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杨怀玉看着看着，心想：士瀚啊士瀚，我知道你拜陈团道长为师以后，武功有长进，没想到，你竟会有如此之高，好啊，我心里这块石头算放下了。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看直了。只见他俩，拳似流星，脚似蛇弓，闪转腾挪，其快如风！打了十几个照面，士瀚暗想：如此打法不行，这得何时才能分上下，我当把陈团师父教我的绝招使出来，让这小子领教领教。想到这，杨士瀚见赵定国向他胸前打来，他一个“鹞子翻身”，身子侧过，扬拳就打，一拳比一拳快，一拳比一拳紧：叭！叭！叭！如拨水滚火一般，无有间隙，把赵定国这小子打的看哪儿，哪儿都是杨士瀚的拳头，他感到不好，稍一迟慢，杨士瀚一错身，抡拳要打，这一拳要打下去，不打他个筋断骨折，也非打他个大口吐血不可，但事到临头，杨士瀚又犹疑了，觉得赵定国毕竟是大少王，真要把他打伤了，也是个事儿。可又不能不分个高低，说时迟，那时快，他决定：手下留情，点到为止；一切手“叭”把太子冠的绒球打掉！“嗖”的一声，纵身跳到圈外。一抱拳，说：“少王殿下，失礼了！”

赵定国没闹清怎么回事，还以为杨士瀚怕他，不敢打了，便说：“哎！小白脸，你往哪里走？今天你不跪下认输，你得拿命来！”

杨士瀚一听，心想：你都输了，还敢说大话，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看来，不给你点真的，不把你打趴下，你也不会低头认输！都说这小子长了一身癞皮，皮厚，是个象皮身子，若是摔他一下，不能怎样。嗯，我何不如此，想到这，他一纵身又回到圈内：“少王殿下，你头上的绒球都丢了一个，还不服输，来，

来，我再陪你走上两招。”

赵定国这小子，举双拳奔杨士瀚就来了个“双凤贯耳”，杨士瀚斜身绕步，一转身，“吱扭扭象捻捻转一样转到赵定国的身后，手一点，往上一提身：“少千岁，你小心！哎——”就一下子把个大少王点起来两丈多高，这个力气可真够大！赵定国在两丈多高的半天空中，一翻身，“哎——”就掉下来了！说来该着，赵定国从半空往下掉的时候，吓得他眼睛紧闭，脑袋瓜冲下，不偏不歪正好摔在演武厅前五磴石头台阶上，只听见，“哎呀”一声，“扑通”把个大少王摔的脑浆迸裂，万朵桃花！

众人一见吓得目瞪口呆，知道惹下大祸！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